

歌露薤的八一九

著博吳

九一的薙髮歌

自序

我把這幾首用靈籤的署名寫成的不成熟的詩歌赤裸裸地擺在讀者底面前，什麼話也不說，任憑大家無論怎樣批評，我只有不聲不響。但我只請大家在批評以前要想到，這在我已經是成爲過去的了。至於以後，我當然還是努力地創作；同時我已決定，我將永不再寫像這類的詩篇！

我在十七歲時起始寫詩，動因是爲了我第一次有了愛——病態的愛，（當然現在只值得一個狗屁。）這正好像一把鑰，爲我開了詩的園扉；但，鼓勵我，撫慰我，使我在這三年之內繼續不綴地寫而有今日的成績者，則是我那長兄般的繼三哥底功勞。可是，現在呢？我們是遠隔在不通音信的千里之外。

現在我決然把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兩年間的一大部分作品拋棄，只

刊出最近一九三一年的三十餘首來；因為起始二年的作品在量上雖大（約二百餘首）而在質上多半不能使人滿意。當然我不敢說現在付印的這幾篇是像樣的；但，這在我，的確出了最高的代價。

靈燄是死去了，正如一個細胞從我底身上脫落。用不着說他是被那新興的偉大的力量殺死的；就看眼前，在帝國主義者炮火之下，震也該把你綺麗的夢境震碎！這世界又何嘗有什麼愛！眼淚與空虛的詛咒又何嘗能達到你的目的，實現你的希望！我相信，繼續他再生的人是充滿了生機地開始向着陽光邁進！

一九三二，三，十一。于北平

獻詞

我把以往所珍愛的殘花枯葉
用錦囊裝在一起，
這都是昔日我所喋的血，
於今，我只拿牠作前身的死祭。

在我剛會爬的時候，
時代已經飛一般的地跑，
於今我雖然看清了時代；
但，我已把青春虛耗。

現在我不說話，只有追，
止住我以往多情的淚。
爲了正義的招手和惡魔慘酷的奸笑，
我不惜把頭顱拋掉。

我把以往所珍愛的殘花枯葉
用錦囊裝在一起，
這都是昔日我所喋的血，
於今，我只拿牠作前身的死祭。

三月十四日，北平

目次

九一八的薤露歌

呼籲

九一八的薤露歌

揚子江

芭蕉

末日

無題

逃難者底沉思

守衛之夜

末日的閃

戰與戀

無聊的歌

夜遊吟

黃昏之月

山巔眺望

歌

憩

午夜的倘佯

西風

女人的謊

悽迷

我不禁抖地一篇

有一天

只一年

懺悔

在夢中

流浪者底心曲

單戀辭

碧雲寺聽風曲

碧雲寺的古松

信念

單戀者底夢歌

最後的審判

骯髒曲

裝伴

鐸壺匠

狂風中

流氓小曲
苦力的驕傲

九一八的薙露歌

給

抗日救國團諸同志

呼籲

遍處是風，雹和黃的霧，
是混沌的宇宙充滿了血腥。

青年們迷失了方向，只有哭，
沒有人指給他一番真理，一條路。

彷徨伴着失望盲目地走，
不知道何時掉落在無底的陷井。
那時，如揚子江翻舟，
將永遠毀滅了光明。



知識的飢餓常伴着你和我，
正如一葉浮萍在海中飄泊。
颶風或將嗚嗚地奔來，
我們將捲入了血海的旋渦。

遍處是風，靛和黃的霧，
是混沌的宇宙充滿了血腥。
我們早已哭得嘶了聲，
沒處能找出半絲光明和青年的路。

于南開

九一八的薤露歌

聽！由東北濤濤地傳來悽慘的哀號，
裏面雜着無辜者的吟呻和馴者的叫，
還有傻子的怨聲和賣國者媚聲的俏；
但，沒有一點反抗者的血腥。

是一羣柔順的羊，俯伏着
上面有電一般快的彈風，
地上爆炸時，像龍尾攪起洋面的狂波，
一堆堆和零散的是宰割後的豬羶。

一片掙扎的哭嚷，雜着手溜彈的響，
樸實的，忍耐的弱者們在火光中只有怕，
像一羣牛，不，一羣小雞被趕進了屠場，
兇狠如野獸般的武士道大聲叱，最後是殺！

躲避時是一陣幾萬馬力的擁擠，
死傷的叫喊比開花彈爆炸時還要慘，
自私和損人利己的根性表現得越發明顯，
突然一陣炮轟，傾頹了的樓廈把一切都埋起。

當前最刺目的是太陽的血旗，
隨後是武士道得意地唱着獸的狂歌；

他們都睜大了血絲的火眼狠狠地笑——
笑望着那羣不抵抗者滑稽的泣。

『滾過來！跪下！』是羊一般地馴順，

『站好！做槍靶子！』是兔子一般地服從，

『脫下褲子！仰面躺好！』是小狗一般地聽話，

『把牠倒埋起來！』只像牛一般無抵抗地哀叫。

縱橫皆順利，江戶兒倒豎的眉是大和的劍，

武士道的吼聲是雷樣的炮，

所向無敵，是一羣虎狼軍，

一切得意，勝利，快心都充滿了野獸的心。

沒有一些反應，他們還只祈禱着——
想由虹之橋渡到公理的天國。

在慘酷的虎爪下他們還鎮靜，
沒有一些反抗，他們只知道聽天由命。

帝國主義者的鐵騎似乎已經敗了興，
走進了無人烟的國土，沒有些微的聲，
靜悄悄地一點鼻息聲都聽不見，
一切都像死；除了他們恐懼的眼光和心的跳。

當日旗在死土上對着太陽相映着微笑時，

木頭般的屍體都已經腐爛，
變成了泥，和着塵土一塊兒飛。
顫慄和慘號，血肉的狂舞都成了陳跡。

一切都恢復了原狀，

街上又表現着桃源的樂享和從容。

妓院裏又洋溢着喧囂和麻將牌的雅聲，

腦子早已冷靜，還驕傲地談着以往的險中趣。

一切都是平靜，沒有一點反抗者的血腥；

雖然，隱隱地還有傻子的怨聲和賣國者的笑，
無辜者的呻吟和馴者的叫。

聽！那將成爲陳跡的由東北濤濤地傳來悽慘的哀號。

濟陽陷後于南開

楊子江

由萬里的長途趕來滾滾的浪，
每一道紋波都帶着古國的命脈。
牠會把頑固開闢了文明，
牠能把大陸變成海。

牠永遠在嘶吼洶洶，
震醒他們迷慾的夢。
他們會因此立下了不朽的偉功，
建立這古文明永不毀滅的基。

現在，揚子江失去了牠的神秘的力，

雖然牠把十八省都變成汪洋；

但，竟喚不醒他們肉慾的謎。

牠不禁頹喪地走着，獨自鬱鬱。

牠知道人們已經深深地中了毒；

地雷般的火性已被女人淘盡，

男性的勇毅都化作海龍英的灰。

牠不禁哭，哭那大劫的來臨。

芭蕉

摧殘了的芭蕉在風雨下搖，
似在大聲地呻吟，微叫出
心頭抑鬱着的狂濤；
但，突然又飛出一聲刺人的慘笑。

牠展起那已破的大葉子
顛顛的是老邁者孤苦的表情；
牠用那已嘶了的枯聲
沙沙地唱着淒涼的古調。

渾天佈滿陰沉的霧，
上面撒下汹涌的淚，
這地獄的畫和修羅場上悽慘的音，
呵！牠暗示我們不長進的罪。

芭蕉是古老的先知，
牠看出新都反照的回光的逝。
牠抖，牠泣，牠禱告末日的浩劫；
但，將滅亡的人們尚在豬一般地睡。

末日

人們都已消失了人性。

沸騰的血凝結成冰；

感情比冰還冷，

雍露歌自己發聲。

嗎啡針失去了火一般的勁，

救不活死了的心；

雷一般的 *Inspiration* 都消滅了力，

再也震不破眼前肉慾的謎。

青年的血容易狂奔；

但，戀愛咬住了他的魂。

感情如錢塘江的狂潮；

但，慾神兼任着潮神。

老年早已在地獄中受苦，

中年的腦殼已被腐土侵蝕；

只有青年還由土裏探出頭來，

悲歎着族國衰亡之日。

于南園

無題

人人都鐵青着臉，
遏止那狂怒的焰。
鎮靜是我們的口號，
但自己打了自己的臉。
我們掩埋了七情，
把顫動的心煉成了鐵；
我們刺瞎了眼睛，
把火一般的热情毀滅。

好像我們都已經死去，
漫遊在慘酷的地獄；
修羅場上的血流好比江，
傲悍的是倭奸的鬼王。

什麼也別說，任人慘戮，
不許你抵抗，不許你哭，
只有鎮靜，忍受，等着政府
送你走到黃泉的路。

于南闌

逃難者底沉思

天地蒼茫，

濃霧迷漫着大地。

黑烟滾滾籠罩着一列破車——

狂吼着奔來。

上面載着許多被屠殺了的心

和無量的悽慘。

人人都凝着眼神呆坐着，

好似一羣木偶，

不，他們是在沉思，

是在想——

那幅地獄的素描，
修羅場上彩色的畫。

誰也不相信這是事實，
是一場惡夢；
但，只一陣耳鳴，
提醒了你，那轟然的炮聲
和一堆堆死屍的交臥
又刺着你的心。

那鮮豔的血流好似海棠，
襯着太陽旗下歡聲的唱。

雖然那槍聲，人的狂號和火光
似將震動了大地；（充滿了慘！）
但，獸的吶喊越發地暢，
這正是帝國主義者要演的劇！

于天津車站

守衛之夜

遠處的機關槍，炸彈追隨着炮聲，

空中嗚嗚地飛着帶血的風；

我們睜大了失眠的兩眼——

望着四處的火光。

突然從中原頂上打來火箭似的探照燈，

衝破了迷漫着烟霧的天空。

我們煮沸了我們的血；

但，我們沒有槍！

何處能發洩悲憤的激情，
你看！我們的眼睛血一般紅；
有一天那可愛的大槍在握，
我們立刻就拚了命！

我們都是天真，坦白，心中沒有傷，
絕不願作亡國民到四處流浪！
爲了那無辜的同胞和可愛的河山，
我們願拚盡了父母給我們的力量！

一九三一，十一，十一·津變，于南開與同學守夜時

末日的閃

現在我們不需要遲疑，
我們只需要武裝的戰士。

周遭都是陰沉的死路，
要生，你得放出熱血的矢。

我們不願聽聰明人的道理，
救國的偉業本來是狂人的事；
地雷已經把你綺麗的夢境震碎，
你還有臉在那裏迷醉？
人家已經把我們的生根掘斷，

沒有人能幫助你！

誰肯憐憫搖尾乞憐的狗！

公理早已被慾望侵蝕，

世上只有惡魔殘忍的笑。

但，假如你肯，你能夠，

捨去肉慾的謎，拿起槍來就幹，

誰敢說，前途沒有光明的閃。

這沒有什麼難，只要你敢！

任何人都知道前途危險，但，
只要你拚——早晚還不是死！
把一切理性都暫時擱起，
快換上我們祖先的胆。
鬱積着虎狼的吼聲，
只一聲雷，一切都完！

現在我們不需要遲疑，
我們只需要武裝的戰士。
周遭都是陰沉的死路，
要生，你得放出熱血的矢！

津
變
後

戰與戀

我將向我的目標奔去，
誰也不知道我的足跡；
古老的大樹把葉子當作淚，
沉痛地把我的遊踪埋起。

雖然我將永遠聽到，
愛人在心頭大聲地喚我；
但，再不能違反了我的意志，
愛情的酒漿麻醉不了敵人的惡。

戰鼓已經打得響亮，
專等着我們向前勇敢地闖。
看！兇蠻的炮彈如雨霰般下，
魔霧迷漫了戰場。

愛人，那機關槍的掃射好似洪流；
但，我們並立着不讓牠越過我們的頭。
手榴彈聲地炸裂像驚濤一般地澎湃；
但，怎能打毀了我們頭顱的壩。

我們都建築着共同的信念：

「人家肯幹，怎麼我們不？」

早晚誰不是死！」

雖然想起你時，有一點慘。

但那又有什麼要緊，

你們誰願意讓他們污辱？

況且我會給你帶來光榮——

公理之神的理品。

誰說我們將要戰死沙場！

你看看我們沉毅的面色，心的傷，

大慈善的胸懷和肩頭上種族所受的侮辱！

陽光照射着我們的靈魂，走向天堂的路。

我願我安息時驕笑的面容

飛到你的眼前，我相信

我仍有當年青春的力

喚起你昔日小嘴和眼波的悄。

眼前是我們存亡的難關，

是只圖名利的混旦們所掘的源；

只有靠着大無畏的熱血能得救，

我們難道不是黃帝的子孫！

當勝利的血旗在我們古老的國魂中閃映時，

太陽又照射在你們活躍的臉上。
那時正義重復向大地射着金矢，
我們平復了一切的創傷。

你聽：現在大鼓般的轟炸雜着我們的吶喊，
噓噓的步槍如懷俄鈴的高音在孃孃地鳴。
自然與人工的結晶在此交換最後的閃光，
雷電的火花照映着空中翻騰的蜻蜓。

于故都

無
聊
的
歌

呈

續
三
冊

夜遊吟

山巒裏的深邃，

孕育着靜。

望山頭月眉，

我孤伶的影。

樹杪挂着幾絲松風，

微拂我心頭的醉。

聽不到一聲鳥鳴，

想在交抱着睡。

萬千個小星，

照着長眠的墓碑。

呵，地下的孤靈！

讓我伴你永睡。

于碧雲寺

黃昏之月

在面紗樣的晚烟裡，
閃出一團微弱的黃光。
繁星已偷偷地佈滿了長天，
夜鶯在林之深處啼出黑暗之旋律，
油綠的樹葉上顫動着慘淡的月色，
銀月的愛之輝傾滿了琤琮的小河。

于西山

山巔眺望

那蜿蜒的帶，

是路是河？

那迷濛的面紗，

是霧是雨？

遠遠的幾條白線

撫愛着我的情感；

一兩聲蟬鳴，

也曾解放了我的心靈。

于香山半山亭

歌

我嘔歌在香山的絕巔，
淒清的山頭，我隻身——
什麼都沒有，只有歌喉。
四周只有藍和綠，在山坡
點綴着幾點白，是
柔和的奶羊。還有
碧清的流泉，玉一般的音調
伴着我的歌。

憩

在山中，
樹蔭下，
涼颼裏。
不息的泉水
歌唱着——
一串蟬鳴。
這時，
任何都消滅，
也消失了我。
只有，

頂上的紅日，
幻變的白雲
和滿眼的碧綠。

于西山

午夜的倘伴

高曠的天空嵌着一輪淒清的圓月，
銀色的光輝直射在蓋滿了嚴霜的長街。
兀立着的路燈在閃着幽淡的白光，
呵！這寒冬寞寞黯慘的午夜。

大地寞寞地靜着，
一切的人們都在尋着好夢。
呵！只有我一人伴着沙沙枯葉
如幽靈般在這寥落的路上蹀躞。

于
故
都

西風

“The West Wind” by Masfield

溫暖的風，西風，充滿了小鳥的歌聲；

總是包着眼淚，當我聽到這西風；

因牠來自西方，那兒有深櫻色的山，

四月就在西風裏，和那些水仙。

像我這樣疲乏的心，西方就是樂園，

蘋果園裏開滿了花，空氣像酒一般。

那兒有涼爽的綠草，人們可以躺着休息，

畫眉也正在歌唱，巢裏笛一般的清音四溢。

「你怎不回家，兄弟？很久了，你在外面流連。」

四月，那花節又來了，浪頂鼻着白煙，
炫燿的是陽光，兄弟，溫暖的是春雨。

你怎不回家，兄弟，可否再和我們歡聚？

穉麥青青，兄弟，小兔兒在田間奔馳；

這裡有藍天，白雲，暖雨，和春日。

這裏有顫動靈魂的歌，兄弟，有腦中的火，

你可以再聽到嗡嗡的野蜂，又看到怡人的春色。

靈鷲在西方歌唱，兄弟，在綠麥上飛繞，

那麼，你怎還不回家，兄弟，歇一歇你疲乏的腳？

我有香膏補你已碎的心，兄弟，睡眠治你乾痛的眼。L
溫暖的西風這樣說着，飄散的鳥聲隨風俱遠。

到西方去有一條白路，我必須由那裏踏過，
回到涼爽的綠草地，那是安息我心腦的王國，
回到紫羅蘭，褐色的溪流，和畫眉的歌，
在樂園裏，西方，在那裏生長了我。

我在 Golden Treasury 裏面選擇了三十幾首名作。西風便是其中之一。因為我相信這首譯得最忠實而在韻脚方面竟很幸運的完全合適。所以我特別地把他選印在這裏。

女人的謊

我將以靈魂咀咒女人的謊——
如暴雷似的在我耳邊響。

但，在她眼波的包圍中

我不知，只有她在我的眼前，

失去了一切知感，是死人的模樣。

一天我突然醒來；

我的心，已經滅亡。

于故都

悽迷

我癡立在西湖的邊上對着月。

我問：她是否正沐着你的清光，

微合者相思的淚，像我一樣？

月姊只苦笑着不回答，

這時候

晶瑩的淚珠飛到了湖心。

我走過九溪十八澗。

我問：現在她還記得不，

別離時我對她的叮囑？

水仙只沉默着不理我。

這時候

悽慘撥弄着我的心絃。

于西湖

我不禁抖地一驚

我不禁抖地一驚——

每逢我見到杏黃色的大衣

黑皮的領。

當時我必定趕到前面

仔細地看她的臉。

雖然我明知是失望；但

心間已充滿了伊細長的身影。

我不禁突地一怕——

每逢我見到橢圓形的玉臉

散亮的髮。

當時我必定睜大了兩眼

端詳她的眼和眉，鼻子和嘴。

雖然我明知是失望；但

又佔據了我的心窩，伊眉間的煞。

于四馬路邊，上海

有一天

有一天午後的微風散着清涼，

呵！天！在登樓時無意中觸着你的乳房。

上帝知道我幾乎脫口說出，我愛你！

爲了你那天真的模樣。

有一天回家在大中路上走，

我倆的身體磁石似的向一塊兒湊。

上帝知道我幾乎脫口說，我愛你！

因爲你是那麼嬌甜，那麼溫柔。

有一天我們在北極亭前盤旋，
我爲你會冒險採下一朵白蓮。

上帝知道我幾乎脫口說，我愛你！
那時我的心旌如在雷聲下震顛。

有一天晚間我送你回到家門，
一路上我捶擊我懦却的靈魂。

雖然我會鼓勇想當真說，我愛你！
但，那時，那時你已屬了別人。

只一年

只一年，一切都變了像，
完整的心已摔成破碎；
不知因了什麼，你竟忘
了我。每日有萬顆淚。

想起了你，我不禁心慌，
我們的心會互映着愛；
會在今天，變成了一場
傷心債。呵，過路的神差！

我真不敢再想，那時
你我曾共有一個鎔和
的靈魂；但，於今，怎能止
住我想你時的難過。

心頭的呼喚，也喚不來
你一陣風，和半絲溫情。
唉！我將用幽恨深深地埋
起我已往白熱的夢！

于南開

懺悔

我真悔恨，狂熱的心
推開了輕薄的門，
乘着你處女的神經
正在羞愧地顫抖，
我先吻了你的雙手，
又吻遍你的臉。是我胡塗，
那不赦的罪，慾酒
迷住我的理知，忽略了
你天真的嬌臉上每條
無猜的線。

你康健赤褐的臉色
是香火焰，點着我
心中熱烈的炮；那星眼
是兩盞燈，閃耀在前面
誘我去冒一切的危險。
不信，看！酸棗的刺
劃破我的雙腿，鮮血
崩出了原來的軌，但
當我倆的口唇相接時，
只一剎那，我的血
我的神經都已凝結，毀滅
好像已經來臨；但，如

一聲霹靂，一道光閃
驚醒了我的昏迷，當你
顫抖的聲在呻吟，
淚光在射，我突然
捨了你跑下山頭，
血滴混合在碧清的水裏。
彷彿，渺茫地飄來一聲罵，
我不管，只呆呆地望着
小河中閃爍着的明眸，
是一羣赤裸着的水仙
在判我的罪。
我不禁跪下，潺潺的泉水

帶走我懺悔的淚。

于西山周家花園

在夢中

在夢中，

我實現了我的計劃，

圓滿了我的希望，

遂了我的願。

你揭開你往日矜持的面具，

坦露你處女幽美的心；

面上表現着愛的真誠，

心頭刻着我憔悴的影。

我不禁由喜而悲——怕現實的飛——
昏迷地投在你的懷中。
任你的散髮拂我的臉；
任你的朱唇吮乾我的淚。

我有一顆火熱的心，
但，無人吸收我的熱；
你是我唯一摯愛的人，但我怕見你，
見你時，血流幾乎要把心房衝破。

我只有忍受，殘忍地，
從未大聲地喊；

但，愛你的心時刻在增長，
同時，靈魂的火燄越發地慘。

我承認我是醜態，

不敢向你坦露小丑的心；

但，我深信我的愛有太陽般的烈光，
這樣，矛盾深深地把我的靈魂刺傷。

當你每次嫵媚地由我身邊穿過時，

我不禁把我火一般的熱望拋下；

你那華貴的氣息

使我由衷心裏怕。

但，今晚，你赤裸了你的靈魂，
無畏地衝入我的心門，
我不息地在迷醉，
爲了你愛酒的淳。

你說你是爲了環境與隔膜，
不能表露你真正的心跡；
於今，爲了愛光的指導，
決然把享受拋棄。

你說真的幸福只有相愛，

永遠在興奮，是青春的生機。
隔離時，苦思；相見時，怕離，
這正是愛之謎。

我沉浸在淚中，沒有話，
只緊緊地擁抱着你，因為我怕——
怕失去了你，這時
我倆共有一個心的跳和血的泉源。

陶醉，我倆幾乎陶醉到愛湖的底，
在昏迷中——我渺茫地記得——
我倆交換了愛的証。那時

陽光直射我的眼，天早已明。

于杭州，華宅

流浪者底心曲

我孤獨地流浪——

自北國像雲一般飄到江南，
我支身，沒有伴，
只有心頭縈紆着的伊的影。

我不知是禍還是福，
我已經拋棄了一切——
身和家，母校和故鄉；
但，我不知，怎地
竟拋不了她頭的輪廓，
清淅如鳥一般的玉音

和絲一般的柔情；

但，她有毅力，她有膽

她不怕一切慘酷的磨難。

她，她是一個現代的姑娘。

她生長在天堂裏，

是風味十足的小姐；

但，她的心並未全死，

她孕育着反抗的血。

她那熱情的眸子

放射着不平的光；

她那清朗的歌喉

飛出有力的腔；

她潛蓄着生之活躍的光芒。

當我殘忍地試着她的心時，

我知道她已不願——

再作資本家寶貝般的小姐。

她認準世界的潮流，

看清了時代和責任的重。

她不懦弱，她不哭，

她敢大無畏地向前去闖，

無情地痛擊着人們醜惡的傷。

雖然，甜蜜的環境引誘她

向黑暗的死路去跑；

但，她並未殞滅了良知，

當我指出她前途的危險時，

她決然，急劇地跳出——

人類犯罪的窠，社會上自私的穴，

消磨人性的賭場，和淫慾的江。

在途中我受盡了罪，

沒有一文錢；但我不怕，

因為她給我無量的勇敢。

我沒有吃，沒有喝；

但，我不渴，我飽，

因爲她永遠在我眼前繞。

雖然，我有一張失血的臉，

鬚髮髡亂和無光的眼，

別人都笑我；但，我不怕，

因爲她每夜給我一朵安慰。

那些少爺小姐們，雖然

有不勞而獲的錢，

修飾得充滿了人工的美，

但，他們只會虛僞，利用，誘惑，拋棄

玩着鬼的把戲。

誰能像我坦然地流着愛的淚。

我孤獨地流浪——

自北國像雲一般飄到江南。

我支身，沒有伴，

我拋棄了一切心的傷，

勇敢地向征途去闖。

因為我心中充溢着活力，

眼中射出火焰似的光，

把以前懦弱的心深深埋起，

爲了那在我心頭縈紆着的姑娘。

于吳淞炮台旁

單

戀

辭

聳

獻

給

碧雲寺聽風曲

何處洶湧的濤聲？

呵！是遠處的松風。

何處幽怨的哭聲？

是我在此凄然悲鳴。

有否？松風單戀着柏風，

像我單戀着簞？

有否？柏風聽不到松風，

像簞聽不到我的呼聲？

潦倒的松風投到萬仞的澗中，

我在湖邊不再流戀圓滿的夢。

懷春的柏風夢不到松風爲她長眠，

天真的聳不知道我爲她斷送了一生。

于碧雲寺頂

碧雲寺的古松

碧雲寺的古松

穿着霜一般的白，

山上滾下的松風

沙沙地奔來。

巍峨的塔影

被日光掩埋，

悠悠的白雲幻成了聳，

撕破了我鬱鬱的心懷。

在這最高處，我的心

靜得像死；幻想
漫遊在香山幽邃的森林，
投沉到昆明澄清的波心，
撫摩着幻變的白雲，
踏向地獄的路程。
但，我的幻想從未走近——
聳的心門。

信念

半山亭的蔭影，
遮着山前的松風。

我仰臥在清涼的石上
是死人的模樣。

那懶懶的驕陽

照着慘綠的小河；

那陣陣的雁行

爲我高唱喪歌。

我抱着一個信念，
又來到西山的愁泉；
我終日鬱鬱，
但，不是失戀。

我有一個希望，
當我倘作在這山上；
那不過是一個水泡，
不刺心，只是悵惘。

單戀者底夢歌

月光照着我苦笑的脸，
繁星互相驕傲地閃。
夜風給我帶來空虛的夢，
不知我心中的慘。
像一陣無聲的巨雷，震顫
我的心。那時我正在幻境
看見了我的簞，是混亂的浴場
擠滿了人，她赤裸着埋臉
在水中，弓着身；在後面
是我賊一般的眼，比晚星

還光明，是心的亮。我充滿
不曾感過的熱情，突驚又喜
是迷又靜。終於我把三年間
錘鍊成的念珠似的話，整串
由心中掏出——電一般
快，又火一般熱；但，
她只是笑，不出聲，天真地
浸在水中，似森林中的女仙。
我再把第二串——是血和淚，
套在她的頸上，但剎時即消滅，
激不動她處女心中半絲微波，
天真的口中一句偈言；不閃給我

半點螢火的亮，示我黑暗中
一個辨別。終於我只有混旋，迷亂
和苟延的信念。我的靈魂將
永不會安定，只有渺茫地流浪向前。
毫無憐憫在她的臉，只是笑，
不知是驕傲還是鍾情的俏。
我深知，我刺不破她無猜的真，動不了
她純潔的心，將永不會伴着
她少女的魂。曾否，我
卑下地求憐？我忘記，只記得
當我出門時，把我的圍巾
擲在她赤裸的身上，

但我已一絲不掛。渺茫
伴我走出來，心在隱隱地痛。
醒來是滿胸悵惘，月正掛在
西方的青空。露水浸透了
我的周身，沉哀佔據着
我整個的心，月光裏
反映着我刺心的夢境，
陽光還沒有影。

于臥佛寺前小山上

最後的審判

愛人！我單戀着的愛人！

我再也不能忍耐你古井的心。

每日我披散着頭髮，活像個幽魂

又入了煉獄。充滿了一腔心事；

但，不敢，不敢向你直陳。

這樣，裏面的巖漿向外怒衝，

可是到那裏去找尋

一個微弱的火山口！牠只有引伸

一直到了喉嚨；但，一口火酒又把牠打沉

到我潛藏着憂鬱的心。

這樣，我度過了一個黃昏又一個黃昏，直到最後，我實在忍不住；沒有強烈的
好酒再給我昏迷，甚至空氣
都再也沒有一口是清新。
怎麼辦！除了罵我是兔兒胆，
我是愛之奴隸，瘋漢，
還有什麼？那我只有走，走！
到軍隊裏去當那好鐵不打釘的兵。
我知道你將更藐視我，
而我也將越發地孤伶；
但，那沒法，就是不走我也不能
由我心中趕跑了孤伶，

與其看着你心裏難受得要命；
還不如死了心去忍受着慘苦的惡運。
軍營裏豬狗般的生活當然不好受；但，
白天緊迫的工作不容我拿着創傷把玩。
夜間，疲乏的要死，或者
在夢中我將再也看不到你的影。
（我禱告上帝保佑我所想的並不是空。）
就是不疲乏，那陰森森的帳篷
在死灰的月下，只有靜，
沒有肉的顫動和喧囂的市聲，
當然誘不起我已潛伏了的蜂刺的心痛。
在夜半，或者有壯烈的笳聲和戰馬的長鳴，

那，我將一定抖搜着精神，（把腰結緊，）
努力地，只一聲吼，已跳出了
你給我安排下的陷井。

（我禱告愛神給我勇氣。）

是的，這是我唯一的路，
我必得走上我的征途。

是的，雖然我尙未動身，可是

我奔馬的幻想已實現了我將要作的事；

但是，呵……

一個相反的影子又映到我的腦中，
胆却的我不禁地怕，那一幕幕映着
我將失敗了回來——

呵！當我到了那裏，但是我沒有
帶走我的靈魂，只有一個肉皮囊
怎能感到那青新的景象；
或者我的創痕越發地痛癢，
越發地深。聽那孤寂的風，
看那帳外含露的衰草反映着月明；
於是我的心兒越發地空，
於是她的影兒又將佔據了我的心靈。
呵！那幽怨而憂長的馬鳴，
是否也像我單戀着她
一樣地戀着那貴族車駕下的小白馬？
那喳喳的虫聲，是否在調情；

還是悲惜自己青春的虛擲。這些，

這些都使我難煞那熬煎着的不安定的心。

呵！呵！我無法，

我不得不相信，神們使我相信，

到那時，我必定，

必定認了命，咬着牙再回家，

再受着單戀的苦刑，再抗着創心

慢慢地向前爬，

這樣地爬完了我孤苦的一生。

不不！我決不，我敢發誓，

我再也不能那樣懦弱，那樣

我將永不能翻身，只好終生

作一個愛之奴隸。不不！

我定要大胆地作亡命的禍事，
去搶你，劫你，騙你，拐你，

正好像戲台上的惡霸

強搶他所愛的女人；但你不要怕，

我還是一個現代的人，我絕不會剝

奪你的自由，或如野獸般

把你強姦。放心！絕不會。

我只不過是讓你單獨地看看

我心上有幾萬個微青的和已經潰爛

了的心瘡和尙未痊的疤；

並且告訴你這都是你在西山聽雨軒上

給我第一次的禮物，惡毒地

同時你在我眼中撒下一把

沙一般迷人的影。從此我的眼睛半瞎，

是的，從此呵，除了你我再也看不見

第二個她。是的，只有你，我心中的她

就是你所變化。你的臉上

佈滿了我幻想的美，由你的眼波

裏，看見我自出生就膜拜的純潔的魂。

你，聽着！你幻成了我理想中的女神；

但你殘忍地在我們中間劃一道河，

你藐視我的膜拜，踐踏我的心，

使我由雲端跌成渺小，使我墮落

成爲一個醜惡的臭虫，現在我已沉淪
到無底的盡頭，我把我的破心，
瞎眼和碎了的靈魂都慣在你的面前，
隨便你，你願意怎樣便怎樣，
我只是聽你最後的發落，
最後的審判。

于月落之秋曉

骛

髀

曲

紀
念

我
的
五
叔
吳
鴻
舉

裝佯

跪在路旁的小孩因求不到銅子
用已嘶了的聲帶哭了。

骯髒的小膝蓋已痛得發青；

但是沒有一點代價，手裏還是空。

『老太爺，可憐，可憐吧！』

將竭的聲顛動着將竭的希望。

悽慘的哭聲打動了那胖子銅鏽的心，

他不禁一轉頭，『哼！真像，

哈哈，裝得真像，

這麼小的孩子就會裝佯，

再過幾年豈不要成精！

哈哈……

哈哈……」

遠遠地打過來已飽的聲浪，
小孩麻木地撫摩着肚皮，
用那閃光的淚眼呆望着——
對街鮮果鋪裏閃射的驕傲的燈光。

于法租界路上

鐸壺匠

『鐸銅器；鐸錫器！』鐸壺匠穿過大街悠悠地叫喊。

這是五月上旬的一個節前，

兩旁破舊的房子帶着一種悲哀和慘淒，

遍處都佈滿了陰沉的鉛灰，

找不得半點鮮綠。

潮濕的風拂着行人的苦臉，

把眉頭吹縐，把眼神吹散。

他們只茫然地如夢般走着；

除非路中有嗚嗚的汽車過時，

纔略在飛揚着的塵土中清醒，

狠狠地望着車中蓋滿了慾望的笑顏。

「鐸銅器：鐸錫器！鐸壺匠好似自言自語。

一陣風和土帶着一陣細雨，

人們都離開了街心在路邊擁擠。

學徒的把舖門上了，

學生意的忙把遮雨布支起，

怕雨水浸濕了隔着誘人的貨品的大玻璃。

快黃昏了，

薄薄的幽暝帶來一陣寒冷，

在鉛色的天下投來一陣平淡的號角聲，

突然，一條充滿了暗娼的弄堂裏，

跑出三個穿着軍裝的灰色的人影。

「鐸銅器：鐸錫器！」鐸壺匠好似困獸在吼，聲浪裏跳出似悲哀又似幽怨的空虛的顫抖，沉重的擔子壓得他一些精神也提不起來，只茫然地望着前面黑暗中的一盞孤燈。

突然由旁邊轉出一個大個，擔子和他的相同。

他急問：「你怎樣？」

「沒有生意，你呢？」

「我！還沒有開張！」他不禁麻木地望着牆。

他們鬱鬱地走向人多的市集去，

在那交響着無助，呻吟和垂死的聲浪裏，

他們空着肚子喊着同樣的腔。

『鐸銅器：鐸錫器！』他漸漸地走進一個骯髒的弄堂。

『噲！噲！噲！噲！』一個老太太已站在門前的階上。

『這真是救命的菩薩。』他心裏高興地嚷，

『修理鐵壺嗎？老太太！』幾乎高興得要哭，

顯然地那壺的年紀比他還大，

那堅厚的底已經透穿，壺嘴幾乎要掉下。

『多少錢！』老太太急切地問。

『一塊錢吧！』可以把牠收拾得像新的一樣。』

一切待解決的問題都繫住這新的希望，

『什麼！』老太太吓得幾乎掉了魂，

「餓瘋了吧！滾！滾！」她砰地一聲把門關上。

他只呆呆地站在那裏，

注視着那門環在陰影裏悠悠地搖盪。

「鐸銅器：鐸錫器！」鐸壺匠只有哭似地呻吟。

一想到回家心裏就發了慌，

好像家裏那菜色的面孔已經在前面恍，

他還是想着那已破碎了的一塊錢的希望。

街頭坐着幾個遊手好閒的流氓，

老太婆似地擠在一起交換着無意識的話，

「雨又停了，你說明天還下不？」

「管抽呢！喂！你看那邊來了一個娘們……」

「哈哈……」他們得意洋洋地狹了她一眼。

他到家裏的時候門口正有一個女人等着，

「今天運氣好嗎？」女人說。

「好！好！好！好他媽的皮！」他無聲地把擔子擡下。

忽地跳出一個小孩，「爸爸！給錢買，我餓了。」

「叭」的一聲，小孩臉上帶着五條傷痕向他娘的懷裏跑，

「媽的，錢！餓！餓死你這小兔羔！」

突然，小屋裏顫抖地傳出龍鐘的聲浪，

「老大，怎麼啦，別打娘寶貝的孫子。」

一陣可怕寂靜，

但罩不住孩子和女人的哭聲。

狂風中

一條空曠的街上，
狂風呼呼地怪響。
通街沒有一個人影，
只有一個瞎子喊着嘔心的腔。

『老爺……太太……』

可憐，可憐……我這瞎子吧！
狂風吹得他的臉色好像乾菜，
凍得他竊着鼻子戰戰地顛着蓋滿了黃土的牙。

『老爺……太太……』

『可憐……可憐我這瞎子吧！』

狂風並沒有吹出一個可憐他的人來，
他還是和昨天一樣，半粒飯都未下。

『老爺……太太……』

『可憐……可憐……我這瞎子吧！』

狂風恨不得把天詛咒下來，
這時，只有慘淡的街燈閃閃地眨。

一條空曠的街上，

狂風呼呼地怪響。

通街沒有一個人影，
只有一個瞎子喊着嘔心的腔。

于北平

流氓小曲

既貧窮，我又不漂亮，
穿着是這樣地寒儉。

沒有人肯愛——

我這無業的流氓。

只有四馬路上落了毛的野鷄，

肯容我在她底懷中安息。

雖然，我沒有錢；

但，我能補他殘破的心。

我知道她的傷在何處，

因為我底也正是這樣慘。

我們同樣地被小洋錫

壓折了脊髓骨，

迷茫在汽車後面的窒人的霧。

資本家早已給我們安排下死路，

以後好慢慢地吸收我們底膏與血。

我們一生只有空虛和毀滅；

除了安息在她底懷中的今夜。

于吳淞

苦力的驕傲

愚蠢的人們！

你看我像小丑嗎？

的確！

我是這樣的醜陋，骯髒，下賤；

但，你要知道

我是代表着世界最多數的人羣。

雖然，我沒有漂亮的衣冠，

沒有雪花膏塗滿我棕色的面；

但，我自有精神上的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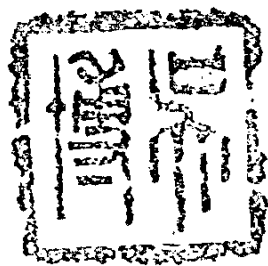
誠實和獨立裝飾在我的破毡帽上，

尊顯的榮譽掛滿了我散亂的髭鬚；
光明磊落充分地表現在我子然的步伐裏，
肉身的恥辱和精神的污點，
都由我這閃着真理的眼光中避去。
看！
在我們一滴滴血汗中
表現着——
勞力的神聖！
在我們充滿了活力的身體裏
孕育着——
世界的光明！

于平津路上

九一八的蕪露歌

實價五角半



著者 吳博

發行者

北平東城本司胡同
朝旭讀書社
十六號王蔚如君轉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118

10-13-77